

长篇影视小说

永恒 的 情人

刘志刚 著

沈阳出版社

长篇影视小说

永恒的情人

刘志刚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恒的情人 / 刘志刚 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41-4665-4

I. ①永…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41134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bs.com](http://www.sycbs.com)

印 刷 者: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印 张: 45

字 数: 70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敏诚

版式设计: 孟 娜

封面设计: 赵 欣

责任校对: 洪 红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665-4

定 价: 70.00 元

联系电话: 024-24112447

E-mail: sy24112447@163.com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7
第三章	33
第四章	49
第五章	75
第六章	91
第七章	107
第八章	127
第九章	149
第十章	167
第十一章	181
第十二章	203
第十三章	225
第十四章	245
第十五章	269
第十六章	289
第十七章	311
第十八章	329



第十九章	347
第二十章	367
第二十一章	385
第二十二章	403
第二十三章	421
第二十四章	443
第二十五章	463
第二十六章	481
第二十七章	497
第二十八章	515
第二十九章	537
第三十章	553
第三十一章	571
第三十二章	589
第三十三章	609
第三十四章	629
第三十五章	645
第三十六章	661
第三十七章	679
尾声	697



第一章

1. 北国辉河市。鹅毛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日曦雪霁，天地间银装素裹。积雪没膝，行路艰难。言寒的居所与十几户人家为邻，这里数幢日式的蒙古包建筑，错落地围成了一个大杂院。其中一幢二层白色的小楼，凸兀其中，宛若鹤立鸡群。言寒一家住在底层。

言寒穿着笨拙的棉衣裤，使劲地掰开被积雪封住的房门，用扫帚清出了一条狭路，然后推出了自行车，十分吃力地迈向院外满是积雪的大道。

2. 城建机械厂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卫青严审了海山一夜。海山蓬头垢面，灰头土脸，一脸沮丧，耷拉个头，双手摆弄着满是油渍的无领无袖棉工作服，目光散乱，呈现局促不安状。卫青恶狠狠地说：“这回我叫你言寒‘猪圈里跑不出千里马’，我叫你言寒‘花盆难养万年松’，我叫你言寒狂傲不可一世，我叫你言寒不把老子放在眼里！这回我叫你言寒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把你小子言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卫青面对海山口气严峻地说：“听好了！你照老子说的，一字不差地在今晚批斗会上讲清楚。你对言寒揭发得越彻底越准狠，你越能得到革命群众的谅解。”海山用惊悚的目光瞅着卫青说：“青哥，大主任，我照你告诉我的说了，就真的能保证我没事吗？”卫青恼怒地说：“你他妈的，就相信你的铁哥们言寒，不相信我呀？”海山赶忙说：“不，青哥，大主任，我相信你不会坑我，老婆孩子连个户口都没有，全仰仗大主任法外开恩哩。”卫青猛吸口烟，将烟蒂摔到地上踩灭，不耐烦地说：“别啰唆了，倒粪似的。——只要你照着我去的去做，我帮你把老婆户口弄进城。”海山连忙下跪打揖地说：“谢谢，青哥，谢谢主任！”卫青叮嘱说：“扫雪去吧！——记住了，不许事先走露任何风声！”

3. 言寒终于推着自行车来到工厂大门口。此时工人们扛着扫帚、铁锹、雪耙纷纷走出厂门。铁鸣与言寒打招呼：“队长，瞧瞧，你裤腿都湿成啥样了，快到锅炉房去烤烤吧！”铁鸣一把把自行车拽了过来，帮他送进



车库。而言寒却拿起铁鸣的雪耙，随着大流去打扫街面的积雪。铁鸣跺跺脚说：“还是那副突击队长的老样子！”

大街上，满是清除积雪的工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言寒一边推着积雪，一边与铁哥们儿铁鸣、浩然说笑着。海山也搭讪地走过来。言寒关切地问：“海山，你怎么无精打采的样子？”浩然打趣地说：“准是昨晚与老婆淘气，捆炮了！”年轻姑娘静怡听了这荤嗑儿，害羞地别过头。静怡长得文文静静、水水灵灵，是那种叫人顿生怜爱的姑娘。玉贞抿着嘴偷笑。而英子却落落大方、泼泼辣辣，虽说也是姑娘家，却也是见过阵势的人，抡起扫帚，照着浩然打过去，笑骂道：“没羞没臊的坏小子，当着姑奶奶的面说些什么不三不四的荤嗑儿——打你个臭流氓！”并鼓动着玉贞、静怡等姑娘们朝着浩然开火。铁鸣帮着浩然，用雪球还击，但好虎架不住群狼，招架不住，浩然只好告饶。英子抓起一把雪塞往浩然脖子里，说：“看你还敢不敢在姑奶奶面前撒野！”浩然冰得直叫：“姑奶奶，姑奶奶，不敢了，不敢了！”言寒笑言：“请神容易，送神难，下回不敢招惹这群姑奶奶了吧！”英子气不过地说：“我说言寒，你这香火是属哪头的？你向着我们呢，还是向着你的狐群狗党？”浩然笑说：“我们的队长当然是护花使者了！”静怡、玉贞、英子各怀心腹事，以不同的复杂表情投给言寒一瞥。言寒与她们几位目光相遇，有些尴尬，垂下眼睑，默默无言。卫青走出工厂大门，姗姗来迟，看看扫雪现场，觉着差不多了，操把扫帚假模假式地敷衍两下，然后掏出哨子，使劲吹起来，说：“好了，就这样啦，赶紧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吧！”大家伙扛着雪耙、扫帚和铁锹，游兵散勇般地回到厂院。

英子到锅炉房，将一个烧烙铁的小火炉，用木柴点着，放上焦炭，又用吹风机把炉火吹旺。

卫青去办公室打电话。卫青：“哥，不，主任，我跟你说的，你用心办了没有？”卫东：“先别叫主任、主任的，还没有正式进入革委会班子呢。”卫青：“还不是板上钉钉，还能秃撸扣咋的？”卫东：“斗争形势很复杂，你懂什么！”卫青：“那就按计划行事，搬掉鲁大军这个拦路虎，千万不能让他进班子，以免碍你的事。”卫东：“你直接给军代表赫政委打电话，就说找鲁大军核实一些情况，把鲁大军诳到厂，然后就……你



不就知道该咋办咋办吗？”卫青：“我明白，哥，你把心放肚子里吧！”卫青重新拨号。

7. 英子到钳工班找言寒。言寒正在平台上给一个待加工的缸体画线，边看图纸，边量着尺寸，并移动着画线盘。他工作态度认真，一丝不苟。英子从言寒身后拍了他一下，笑着说：“宝哥，还挺认真呢。”言寒被抽冷子的话语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英子：“我当是谁呢。”英子笑道：“哪那些贼（谁）？”说着就抢言寒手中的画线盘，说：“歇会儿吧，跟我走一趟。”言寒：“别闹，这活儿还急等着上龙门刨床上加工呢。”英子：“就你积极！你见谁在干活儿？——有急事，赶快跟我去！”英子不容分说地拉着言寒往车间外走。言寒：“你这是干什么呐？拉拉扯扯的！”英子：“到地方就知道了。”

8. 卫青打电话：“赫政委，无论如何让鲁大军到厂来一趟。他是原来的老厂长，对厂里情况比较熟悉，主要找他核实一下情况。”军代表赫政委：“核实一些情况可以，但要注意政策，鲁大军同志属于解放了的干部，拟进局革委会班子，不能再批斗。”卫青：“请赫政委放心，我们会掌握好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

9. 玉贞在食堂买了两份饭菜，自己不动筷，却在撒摸着言寒。左等右等，不见言寒来，就将饭菜倒在饭盒里，走出食堂。

10. 静怡正在刨床旁休息的地方织毛围脖，最后一针织成了，围在自己的脖子上试一试，笑了笑，又有些害羞，想了想，把围脖用报纸包起来，走出车间。

11. 海山躲在车间一角，愁眉苦脸的，像霜打的茄子，端着饭盒，难以下咽。浩然来找他：“发什么愣？怎么对饭菜有意见？——让我瞧瞧，我嫂子做些什么好吃的？”海山不搭理浩然，浩然抢过饭盒一瞧：“嚼咕不错嘛，还有红烧肉哩，让我尝尝！”还没进嘴，却被伸过来的一只手夺过去。浩然抬头一看，原来是铁鸣。浩然与铁鸣为肉争起来。海山干脆放下饭盒，夺门而去。浩然：“别走啊，吃完饭，找言寒，咱们打扑克啊。”海山头也不回地走了。铁鸣：“今个儿海山是怎么啦？为何心事重重的，肯定有什么事！”浩然：“他真的有点怪，咱们找他问问。”



12. 锅炉房。英子把言寒揪在小板凳上，就扒他的棉裤。言寒挣脱地说：“干吗，你！”英子不由分说地拽他的棉裤：“干吗？瞧瞧，都湿成啥样了？快脱下来，我帮你烤烤。”言寒继续挣脱：“湿成啥样怎的？不用你管！”英子：“还嘴硬，你不知道自己有关节炎呀？”他俩拉拉扯扯之间，玉贞端饭盒进来：“哟，瞧瞧这两位，拉大锯、扯大锯似的，好热闹啊！”英子：“你来的正是时候——帮我把他的裤子拽下来！”玉贞：“哎哟，拽个大老爷们的裤子，我可不敢！”英子：“叫你拽你就拽，帮他烤一烤，省得他关节炎犯了！”玉贞：“哟，还是咱英子姐心疼宝哥哥，无微不至啊！”英子：“哪来的这些废话？”玉贞上手帮着英子一齐拽下言寒的棉裤。英子找了另一条干的棉裤让言寒穿上。英子与玉贞俩扯着湿漉漉的棉裤在火炉上烤着。静怡夹着围脖来到锅炉房，紧紧鼻子。她一眼瞥见英子、玉贞在烤棉裤，又见言寒在一旁提裤子，脸羞得像块红布，一跺脚，扭头就跑。言寒见状，欲上前去追，却正与进来的浩然、铁鸣撞个满怀。英子瞥见了静怡，着意看到了她腋下夹着的东西。铁鸣：“队长，海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满腹心事，愁云密布。”浩然：“看来海山不光是与他媳妇捆炮，还有其他的事。”言寒：“那还不快找一找他，问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浩然：“这不找了好一会儿了，不知钻到哪儿去啦？”铁鸣：“就差耗子洞没找了。”言寒：“那他能猫到什么地方？咱们分头去找啦——兴许家里有什么困难呢？”浩然：“有啥困难，媳妇给他带的红烧肉哩。”言寒：“他媳妇、孩子都是农村户口，困难大着呢，有什么好吃的都是尽着海山一个人造。”英子：“还愣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快去找人！”言寒、浩然、铁鸣分头去找海山。英子把棉裤丢给玉贞，也跑出去。玉贞：“这小辣椒，倒能耍滑，丢给我一个人烤尿臊裤子！”

13. 英子走到刨床旁静怡休息的地方，瞥见静怡正摆弄报纸包着的东西出神。英子凑近前：“哟，一个人在这愣什么神啊？——你手里拿着是什么？让我瞧瞧！”静怡吓了一跳，忙掩饰：“谁愣神啦？”赶忙把东西藏起来。英子上前就抢。静怡使劲一拽，报纸就碎了。落出了里面的东西，原来是毛围脖。英子一把夺过围脖，打量打量：“哟，这是给哪位情郎哥打的毛活儿呀？”静怡害羞难当，脸像门帘子耷下来：“说什么呐？注意点影响。”英子：“哟，定情的信物都有了，还怕影响？——怕是给你的宝哥哥打的吧？”静怡抢过围脖，边跑边说：“狗嘴吐不出象牙！”英子朝着



静怡的背影瞪着大眼珠子：“敢骂我？你个小蹄子，看我怎么收拾你！”英子看见地上的报纸，上面有主席像，如获至宝，拾起来，将破碎的地方对起来、卷好，揣进自己的兜里。

14. 卫青亲自坐车将鲁大军接到厂，并让进到办公室，让人斟上茶。

卫青：“老厂长，别来无恙？”鲁大军：“你小子，出息啦，说话也文诌诌地扯上了？”卫青：“如今是革命干部，说话办事，处处要注意，不能给毛主席老人家抹黑嘛。”鲁大军：“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你革委会副主任还满像回事的嘛。”卫青：“谢谢老领导的夸奖。”鲁大军：“晚上开什么会呀，非要我参加？”卫青：“也没有啥重要的事，好久没看见老厂长，全厂革命职工都挺想老领导的，也就是见见面、唠扯唠扯。”鲁大军：“哦？唠扯唠扯？”他满肚子狐疑，不知卫青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5. 工厂澡堂里。海山正与几个工人收拾、清理房间，还预备了几个铁床，铺上了草垫子。卫青视察了一番：“海山，你就在这等着吧，不要再露面，好好反省，掂量掂量晚上的发言。”海山：“是，大主任。”

16. 卫青给其在街道当主任的老妈打电话：“黄主任，关于抄家的事，你安排得怎么样？抄出来什么有用的变天账没有？”黄老太：“你个浑小子，主任不主任的，我已经派你艳云姐带人去了。”卫青：“妈，你怎么能派个妓女去办这件大事？”黄老太：“妓女咋的啦？人家不改造好了吗？她是利用对象嘛。”卫青：“是狗改不了吃屎，前些天她跟她们幼儿园的园长搞坏事，叫派出所抓个现行，闹得满城风雨，咋就忘了呢？”黄老太：“这叫‘以毒攻毒’，让她去抄家，找变天账，我看挺合适。”卫青：“好了，好了，别争了，赶紧，我要的是战果。”黄老太：“你等好瞧吧。”

17. 艳云带几个老太太来到言寒家。吴大妈正与从北京来的三儿子言实和新婚的妻子聊天。吴大妈拉着三儿媳芳楠的手：“找到你这样的好儿媳，真是咱们言家的福气呀！”芳楠：“我还得感谢咱妈将这么好的儿子给了我！”不速之客艳云登门入室：“嗨，挺热闹的，有客人来呀？”吴大妈：“哎呀，是什么风把艳云吹来的呀？快坐，快坐，吃块喜糖。”艳云：“什么喜糖？”吴大妈：“我来介绍，这是我的三儿媳芳楠，他们刚刚结婚，到这儿度婚假的。”艳云：“这喜糖，得吃。——不过，恐怕要给大



妈添点麻烦，我们想在你这儿翻一翻。三兄弟，你不介意吧？”言实：“不，我介意！”艳云：“噢，我们可是奉了革委会的命令，现在是一切权利归革命委员会呀，你可不要妨碍我们执行任务。”言实：“我们可是光荣之家！”艳云：“那是老黄历了。不假，你们家老二参加过抗美援朝，可现在早已转业了，这光荣之家的牌匾不是已经摘掉了吗？”言实：“可我现在仍然是革命军人。”艳云：“哟，三兄弟还是革命军人呐？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你有军官证吗？我家那口子可是在军区后勤给首长开小车的，这些我全懂，唬不了我。”言实从上衣兜里掏出了军官证：“哟，你睁大眼睛瞧瞧，是不是唬你！”艳云接过军官证，仔细端详着：“别说，还真是解放军军官。”艳云将军官证还给言实，讨好地说：“三兄弟真有出息呀，那好，我们就不打扰了，祝你们新婚快乐。——对了，我再拿几块糖，给黄主任她们尝尝，沾沾喜气儿。”艳云她们转身就要走，吴大妈却拦住了艳云：“别急着走。”艳云：“大妈您这是？”吴大妈打开一个蓝花的家织布包裹，从里面拿出几张已经发黄的信件：“大妹子既然是奉命而来，也不能空着手回去而难以复命，你不就是想要抄点什么对你们有用的东西吗？请你们开开眼，也不枉跑一趟。”艳云：“大妈你这是什么？”吴大妈：“这张证明虽然已经发黄，年代久远，却也能说明点历史的痕迹。——当年正逢抗日艰苦时期，咱们家的老头子，奉地下党之命，化装成商人，穿着长袍马褂，我也随同前往，穿着旗袍，骑着毛驴，从西安出发，走着崎岖的山路，往延安给八路军送医疗器械，一路上受尽了苦难。我怀着咱们家老四言寒，骑在驴背上，颠颠簸簸，最后早产，还是咱家老头子接的生，也幸亏八路军战士及时赶到，用担架把我们母子送进战地医院。但是由于大流血，落下了贫血的病根，长年卧床不起。——这张就是八路军收到医疗器械证明的副本，大妹子，你眼睛尖，仔细瞧瞧。”艳云接过证明认真地看着，众人也往前挤着看。艳云：“哎呀，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言大夫和大妈对革命还有巨大贡献哩。”众人：“叫我们也开开眼！”艳云：“大妈，这证明让我拿回去给主任看看，行不？”吴大妈：“那可不行。今几个让你们看看，主要是咱家三儿媳初次来家，你们就来个眼罩，让大妈我好没面子，再不拿出来这镇家之宝，你们还不把这家翻个底朝天呀！”艳云：“大妈，瞧你说的，老虎驾辕——谁敢（赶）呀？”吴大妈：“今个儿索性都让你们瞧个够，这张是解放后省卫生厅长写给咱家老头子的信，证明他拯救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所做的贡献。这位厅长还感谢言大夫救命之恩呢。”艳云看



着信：“怪不得左邻右舍在言大伯健在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说他老人家是位良善的老大夫呢。”吴大妈：“这里还有当年我们家老二在朝鲜战场立功的喜报、奖章一大堆。”艳云：“大妈，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我们不好再打扰了，实在对不起了！”艳云几个人离去。吴大妈朝着艳云的背影：“呸！千人骑、万人跨的烂婊子！”芳楠：“她是妓女？”吴大妈：“可不是，解放前铜春里当家的一枝花，当年红透了半边天。如今假积极，混入革命队伍，在运动中，带头抄家。这不又要抄到咱家头上。不就是因为外公爹当过一段东北军的军医嘛。”芳楠：“咱爸故去有几年了吧，怎么还不依不饶地？”吴大妈：“她们好有事干呀，弄成绩，讨好上级嘛。”言实：“妈，你别往心里去，脚正不怕鞋歪。妈，也别说人家妓女什么的，传到人家耳朵里，能不忌恨你吗？”吴大妈：“我才不怕她个骚娘们儿。”言实：“人家经过解放后十几年改造重新做人了嘛。”吴大妈：“狗改不了吃屎。——前些天，她把一个什么军代表拉下水，闹得不亦乐乎，害得人家军代表被提前复员了。”言实：“妈，咱们不唠她的事了，四弟大宝怎么还不回来？”芳楠：“是啊，四弟从来没见过，听他哥讲，四弟一表人才，运动前还是省里树立的学雷锋标兵、新长征突击手呢，而且还经常发表诗歌、小说，我都拜读过，文章写得相当有文采。”吴大妈：“他三嫂，看你把他夸的！不夸他，他还骄傲呢，夸他还不上不了天？”芳楠：“我说的是实情，四弟真的挺优秀的。”吴大妈：“只可惜他未能如愿考上大学、继承父业啊，造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18. 卫青从厂办公室打电话给街道办事处：“找黄主任。”黄大妈：“我是你妈，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卫青：“妈，听这口气，你跟谁生气啦？”黄大妈：“还能跟谁？王麻子膏药，没病找病呗。”卫青：“你这到底咋的啦？”黄大妈：“咋的啦，我派艳云抄老言太太的家，不但没完成任务，还让言老太太痛说了一番革命家史。”卫青：“我就说派个得力的干将办这件事，你偏不听，让个破鞋去执行这么重要的任务，还不砸锅！”黄大妈：“就是派个马王爷也不见得行。”卫青：“怎么，他们家挂了杀人刀，这么难剃？”黄大妈：“人家有对革命贡献的铁证。”卫青：“假的吧？让人家唬了！”黄大妈：“那么多证明都是假的？而且人家老三是现役军官，还是国防科委的呢。”卫青：“他家老三回来了？”黄大妈：“可不是咋的，冤家路窄，让艳云碰上了，抄现役军人的家，需要上级特批，你看这事冒



失不冒失？”卫青：“妈，你别怕，他家老三是属于技术干部，没那么邪虎。”黄大妈：“什么技术不技术的，人家就是狗尿苔却长在金銮殿上，咱们还是少招惹点好。”卫青：“看咱妈这针鼻儿大的胆！”黄大妈：“你胆大，非捅出个娄子不可，混个革委会副主任，还不够你得瑟的，我告诉你，凡事都得给自己留个后路，别一条道跑到黑，找不到北！”卫青放下电话自语道，这老太太生死不怕就是胆小。卫青身边站着的厂办公室赵主任：“从言寒家里起不到什么变天账，能把这小子扳倒吗？”卫青：“照计划行事，我就不相信扳不倒他，非让他扒层皮不可，让他知道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他转身对赵主任：“你去把英子给我找来！”

19. 英子从衣兜掏出报纸，看了看，犹犹豫豫地在厂办公楼门前徘徊。赵主任正从办公楼出来，迎面碰上英子，一脸坏笑地说：“英子，大冷的天，在这外面溜达啥劲？是不是找你的青哥？快进去吧，他正等着你呢！”英子：“瞧你那一脸的坏笑，我就知道你肚子里尽是坏水儿，又想在姑奶奶面前使什么坏？你个赵大坏！”赵大怀不恼，仍然笑着说：“对哥我大不敬，哥我可是在主任面前尽说你的好话，不领情也就罢了，还兴这样贬斥你大哥？”英子：“我对你还算是客气哩。”赵大怀：“若不然还想挠我不成？”英子上前就要动手。赵大怀躲闪着：“君子动口不动手！——真的是卫主任请你。”英子：“他有什么事找我？”赵大怀故作神秘地说：“肯定是好事，去了就知道了。”英子还是犹豫，又看看手里的报纸，眼前出现静怡为言寒织的围巾。她咬咬牙，恨恨地一跺脚，走进了卫青的办公室。卫青：“哎哟，英子姐，一天到晚也不朝面，好像故意在躲着我。”英子：“你个大主任，如今是革命委员会大红人，革命领导，眼珠子都长到脑门上了，咱们这无名小卒，哪敢往前凑合啊。”卫青：“嘴还像刀子一样，不饶人。”英子：“少废话，找我有啥事，麻溜说！”卫青：“卫东来电话，让你去一趟。一会儿，你就坐我哥派来的吉普车去。”英子：“你哥找我有啥事？他如今是局里的红人，马上要进局革委会班子，找我这个小沙弥干吗？”卫青狡黠地笑：“大概与你切身利益有关的吧。”英子：“你在卖关子？”卫青：“去了就知道了，我不便提前透露。”英子：“你们哥俩配合得挺默契的，就装神弄鬼吧！——告诉卫东，我不去，没那闲工夫。”卫青：“你不去？关系到你身家性命的大事，你可别当儿戏呀！”英子：“别吓唬我，我胆小！”卫青附着耳朵跟英子道：“……不可掉以轻

心!”英子脸吓得腊黄，半晌无语。卫青：“不过我哥说，千方百计要保你。”英子默默无言。英子掏出报纸：“你看看这个!”卫青：“这是谁干的？吃豹子胆啦？”英子：“既然你告诉我这么个事，咱们也投桃报李，送你个礼物。”卫青：“噢，这到底咋回事？”英子：“你不恋着静怡吗？不过我看也是你单相思，一厢情愿罢了，人家静怡还是一心扑在他宝哥哥身上。你这番苦心，恐怕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卫青：“那么怎么办？好姐姐，帮小弟个忙，我不会亏待你的。”英子：“大主任也不装腔作势，礼下于人、有求于我啦？”卫青：“姐姐，好姐姐，为了静怡，让我怎么都行。”英子：“瞧你这副猴急的德行！——姐姐有置她于死地的把柄，如果她从了你就算了，不从，你就拿出这杀手锏，逼她就范。”英子与卫青耳语。卫青点头称好。

20. 玉贞拎着棉裤从炉锅房出来，迎面碰上静怡。玉贞打招呼：“静怡，干什么去？晚上到我家坐一坐，别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静怡瞅瞅玉贞手里拎着的棉裤，不屑地说：“你还有工夫陪我？”玉贞笑：“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你话中有话呀？”静怡：“多心了不是？”玉贞：“我不就为言寒烤烤棉裤吗？这还是英子起的头，她撂给我，她一个人倒去逍遥！”静怡：“解释什么？此地无银三百两！别说替你宝哥哥烤棉裤，就是俩人穿一条裤子，谁又能干涉得着？”玉贞上前抢棉裤欲打静怡。玉贞笑骂道：“我把你这个尖尖嘴的小蹄子非打扁不可！”言寒路过，一把把静怡护在身后，拦住玉贞：“要文斗，不要武斗。”玉贞受了静怡抢白，正无处撒气，就将棉裤抡圆，不偏不斜打在言寒身上。因为脚下雪滑，言寒一个趔趄，静怡从他身后拦腰搂住，而玉贞用力过猛也一下子朝言寒身上倒去，结果三人摆摆倒在雪地上。英子换好衣服，从车间走出来，正赶上看光景：“哟，你们瞧瞧，这演的是哪一出呀，整个一出‘游龙戏双凤’！”铁鸣前来凑趣：“天王盖地虎”浩然接上：“宝塔镇河妖！”言寒从地上爬起来将静怡扶好。玉贞生气地赖在地上：“宝哥，你偏心，怎么就不拉我一把？”言寒把玉贞也拉起来。铁鸣：“整个是一出英雄救美！”浩然：“救的还是成双成对，艳福不浅！”言寒抡起拳头照着铁鸣、浩然打去。英子撇撇嘴：“简直群魔乱舞。”她也斜了静怡一眼：“等着好瞧吧！”英子悻悻而去。英子坐上吉普车，离开工厂。静怡惊愕地看着坐车离去的英子，自言自语：“噢？坐上小车啦？”浩然：“小老妈坐飞机，一步登天了啦！”言寒望着远



去的吉普车，一脸的疑惑。

21. 言寒眼前出现了儿时的情景：他与静怡、玉贞、英子三个玩伴在一起玩耍。他先与玉贞玩坐花轿娶媳妇的游戏，英子抢着也要坐上花轿，把玉贞推下去，玉贞哭了。铁鸣、浩然俩人抬着用木杆做成的花轿，在大杂院绕圈子，言寒装扮成新郎紧随其后，转了一圈，轮到静怡。她说死也不上花轿，铁鸣硬拽她，她也不从。言寒：“算了，她不坐就不坐吧，咱们几个玩叠罗汉、两军打仗吧。”此时，卫东、卫青（卫七、卫八）带几个孩子偷袭而来，将英子、静怡抢跑。铁鸣、浩然一伙人在言寒指挥下与卫七、卫八争夺英子、静怡，一场混战……

22. 赵大怀站在毛主席像前，左顾右盼看看无人，他在毛主席像右下角用尖利的石块戳个窟窿。他迅疾溜掉了。

23. 厂广播站开始播放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航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接着是卫青的声音：“重要通知，重要通知，今天下班后，召开全厂紧急大会，全体参加，不准请假，各车间以班组为单位，要查点人数，一个也不能少。缺席者，扣除全月工资。厂革命委员会通知，再广播一遍……”言寒跟班长奚安请假：“我哥嫂从北京来，我要请假，今晚上的大会不能参加了。”奚安：“不行，不能给假。”言寒：“怎么，你这连毛胡子，就这么不开面？”奚安：“你没听广播吗？这是革委会的指示。”言寒：“最高指示，不能不听；厂革委会的指示也不是最高指示！”奚安：“你对厂革委会不满呀？”言寒：“你少扣帽子，有个急事，就不能请假了？反正我跟你说了，准不准你看着办。”言寒推着自行车就要离开厂。然而厂大门已经上锁。言寒让看收发室的人开门。看收发室的：“你没看见厂大门有保卫科的吕科长坐镇把守吗？”言寒知道这个会不能不参加了，只好扭头往回走。奚安：“怎么样，碰钉子了吧？”言寒：“别跟我扯没用的！”

24. 静怡把言寒叫到僻静处，不好意思地将毛围脖交给他，转身就跑了。言寒喊道：“静怡，静怡，咱妈让你晚上到家去吃饭，有好嚼咕！”静怡：“知道啦！”言寒摆弄手中的毛围脖，围在脖子上，好得意，还用鼻子嗅了嗅，满心的甜蜜。言寒回忆起：儿时与静怡相拥在一个废弃的美式吉普车里，窃窃私语……



25. 卫青吩咐道：“大怀，你给仓库老曹去个电话，让库里准备些40毫米厚的红松板材。”赵大怀：“是不是谁要用？”卫青：“卫东分了新房子，要打些家具……”赵大怀：“好咧，这就问。”赵大怀打电话：“找老曹。”曹治国喝点酒，趑趄趑趄地从外面走进仓库。收发员喊他：“老曹电话，赵主任找你。”曹治国接过电话：“喂，”赵大怀：“斗私批修，”曹治国：“别啰唆，说啥事？”赵大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曹治国：“有完没完，没事，我撂啦。”赵大怀：“别，别，有事，卫主任问你，库里有没有40毫米厚的红松板材？”曹治国：“又想拿公家的东西送人？没门！”赵大怀：“不是别人，是卫东主任要用。”曹治国：“红松是国控物资，什么东主任、西主任的，两个字：不行！”曹治国摔了电话。赵大怀：“喂，喂，我说老曹……”

26. 赵大怀在卫青的面前进谗言：“你说说，这曹治国也太霸道了，管个仓库，简直是铁公鸡，谁拔毛也不行。”卫青：“怎么碰钉子啦？”赵大怀：“他还说了一些不在行的话：什么东主任、西主任的。”卫青：“这小子活腻了咋的？”赵大怀：“我看得归拢归拢他。”卫青：“嗯？”赵大怀与卫青耳语。

27. 静怡正在工厂车间换衣服。卫青凑上前去，很亲昵的样子：“静怡，我跟你说的，考虑得咋样了？”静怡：“啥事？”卫青：“你就装吧，啥事？你心里不是明镜似的？”静怡：“我心里糊涂着呐。”卫青：“这事可不能含糊。你说，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静怡：“你在威胁我？”卫青：“哪敢，哪敢——只不过这么多年，我对你咋样，你还不清楚吗？用得着这么长时间考虑吗？”静怡：“好，现在我明确地告诉你，我心里早有别人了。”卫青：“可够绝情的。你心里始终放不下你那个宝哥吧？”静怡：“这是我的私事，请你不要干涉。”卫青：“铁了心啦？”静怡：“铁心了。”卫青：“过了这个村，可没了这个店啦，到时候，你可别后悔。”静怡：“没什么可后悔的。”卫青恶狠狠地说：“既然你这样绝情，可别怪我无义。——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言寒走过来：“卫八跟你说啥？”静怡委屈地扑在言寒的怀里，哭泣。言寒：“不用怕他，他敢把你怎么着？”

28. 厂广播喇叭响了，赵大怀的声音：“全厂职工，马上到厂俱乐部



参加重要大会。”人们从车间、办公室，三五成堆涌向俱乐部。浩然抓一把雪塞进海山的脖梗里。海山勾着头走路，被冰冷的雪激的一抖搂，没好气地说：“干啥玩意儿？”浩然：“我看你没精打采的，刺激刺激你的活力。”铁鸣：“别跟他闹了，没看他像霜打的茄子，都蔫了一天啦。”浩然：“装相呗，到了晚上跟媳妇捆炮，精神就来了。”玉贞打旁边过：“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浩然：“玉贞姐，你说谁呢？”玉贞：“有捡金元宝的，还有捡骂的？”浩然：“你！”言寒上前打圆场：“浩然，你行啦，好男不跟女斗嘛。”铁鸣：“谁说不是呢。”浩然：“哟，尿盆子生豆芽，都出嘴啦，你俩简直就是——一对护花使者！”静怡在人后偷笑。

29. 会场已经坐满了人。赵大怀在主席台上主持会，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又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语录歌。赵大怀：“下面请卫青主任讲话。”卫青清清嗓：“全厂职工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谁是我们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要分清……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红色政权已经建立起来，清理阶级队伍的战斗在我厂正式打响了。下面，开始坦白交待，凡是有问题的，都要上前边坦白，争取宽大处理。我正告这些人，不要心存侥幸，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你们的问题。天网恢恢，疏而不严！”台下哄笑。赵大怀赶忙趋前，与卫青耳语。卫青：“对，天网恢恢，怎么能，怎么能疏而不漏。”台下又是哄笑。卫青：“总而言之，大网一扣，就像下雪天逮麻雀似的，还能有漏网的吗？”卫青用眼睛往台下撒摸：“有没有主动坦白的？那好，革命的铁拳就要出击了——把一贯道点传师谭道真揪出来！”坐在台下的电工谭道真被戴着红袖标的几个工人揪到台上一侧。卫青：“还有没有人交待？——那好，把混入革命干部队伍的伪警察汪革新带上来！”汪革新被推到台上一侧站着。台下有人带头呼喊革命口号：“汪革新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打倒反革命汪革新！”有人交头接耳：“这些人的历史不是早已清楚了吗？”群众乙：“抓些死老虎垫背呗。”群众丙：“纯属弄景。”卫青：“把青草驴子李国权押上来！”翻砂工李麻子被押上台。卫青：“这些都是历史反革命，有人说都是死老虎，不假，那么现在有还活老虎，吃人的老虎，危害革命政权的真老虎。”卫青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会场：“别急嘛，同志们，咱们还真有些现行的反革命，他们既狡猾，又凶狠，不把他们揪出来，新生的革命政权就不能稳固，革命的红色江山就有变色的危险。”卫青咽了咽唾沫：“下面